

1934

年

9

月

11 DEC 1934

國際問題研究會

通訊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滿洲事件的教訓

日本的目標

日俄戰事問題

日本凌駕遠東的觀察

非列濱似棋局裏的一個卒

中日邦交之美國觀察

列強在華北的投資

本會會務

節譯英國「現代評論」

節譯英國「政治季刊」

節譯英國「亞細亞評論」

摘譯美教授豪潑爾談話

節譯「太平洋季刊」

節譯日本英文「現代日本」

節譯日本「經濟往來」



月十年三廿國民
贈會究研題問際國海上
館書圖不共立國

籍書文英版出會本

“Plain Speaking on Japan.”

By Kwei Chung-shu

Price: \$3.00

“Is Manchuria Vital to Japan's Existence?”

By Hsiao Shung-ching

Price: 50 cents

“A Symposium Concerning Japan's Far
Eastern Policy,”

Compiled by Y. S. Tsao and J. S. Tow

Price: 50 cents

滿洲事件的教訓

節譯英國「現代評論」

原著者爲英人談維思(Davies)，題爲“Necessity Knows No Law, The son of Manchukuo”載於The Contemporary Review 第八二三期。其內容擊英國外交對於中日案件之失當及其一手造成目前危局之罪惡，頗中肯綮。其次論及國聯之弱點與改組之途徑，尤具卓見。茲特摘要彙譯如左：

培士門好爾惠(Bethmann Hollweg)因侵犯比利時的獨立而受人譴責的時候，毫無遲疑的答復着說：「需要不知法律。」那時德國正在傾師入比。德人只熱望着軍事的勝利，其餘的一切非他們所願顧及的了。在好爾惠的心目中以爲「需要」是成功之母。結果呢？牠是災難的根源。

違反條約大致可以分爲正反兩種。有的國家因了侵略行爲而蹂



瞞了自己的簽約，譬如：侵犯比利時和出兵滿洲。然而有的國家拒絕履行她在條約上的義務。這二種國家是那一種的罪大呢？在這二件事上我們覺得她們都是以「需要」爲名而行違反約言之實。好爾惠破壞中立條約是因爲他的軍事顧問告訴他德軍不能直入法邊。西門爵士違反國聯盟約第八條及第十六條，因了他的海軍顧問警告他英國的海軍是無力保護香港的。因此，「需要」竟成爲海陸空軍等部的口號。這句口號恐怕長此的使我們受累，除非我們有了合作的軍備制度以代目前競爭的軍備制度。這個意思就是成立個國際警察隊，凡遇這類所謂「需要」的糾紛時，都以警察規章來處理。這是關於「滿洲國」的第一個教訓。

在上述的二件事上，「需要」是最宏辯的理論，其他的政策似

乎沒有討論的餘地。要補救這個缺點，最好是由握有宣判糾紛權的國際法庭令世界的輿論總動員。但在一九一四年海牙法庭是被歐洲統治者所忽視的。俄皇和白雪駒 (M. Pasich) 的提議未曾獲得其他各國的答復。在一九三二年國聯遲疑延誤。當李頓調查團到滿洲的時候，藉「需要」而作的侵略，已到無可挽回的地步。這都因了一九一四年的海牙法庭和一九三二年的國際聯盟的會員沒有在事前組織了能擁護公道和正義的威力。

在一九三二的西門爵士或許知道英國理當擁護盟約和實踐義務，而不該卑怯地屈服在海陸空等部所發的「需要」命令之下，即使冒險着出兵阻撓侵略者的前進，或竟暫時失去海軍根據地，英國仍當盡她的本分。像這類的理論，在一九一四年的培士門好爾惠是不

知道的。這是關於滿洲第二個教訓。

第三，單以外交，財政，和經濟的制裁是仍不足以脅止侵略者的野心的。這些制裁如果附屬在任何警察制下，那就能有所作爲了，不，如果各守法國的實力不能完全由國聯統制，這警察制當然還是不能發生什麼效果的。換句話說，惟一有效的辦法就是把這些實力放到一個國際警察隊裏，直接受一個國際當局的統制和維持。要警戒一個意圖侵略的國家，這無疑地是個最好的方法。

第四個教訓就是英國的海軍在東太平洋已停止活動。因了日本海軍的優勢，英國就沒有保持香港的把握。遠東一旦發生變故，英國的命令在實際上不會有什麼效力。就西門爵士和海軍部的意見而論，英國能否保持香港和其他在遠東的海軍根據地須視日本的意志

爲轉移。除非在侵略中國的事件上擁護日本，承認「滿洲國」，違反凱洛格公約國際盟約和九國公約等，英國在遠東的勢力有被擯絕的危險。英國或許會擁護國聯和催邀其他會員國對侵略者施行共同的經濟制裁，如果日本沒有强大海軍的話。

日本在最近五十年來努力着自己登入世界強國之列，現在確是個實力充足紀律森嚴的國家。英國曾縱容日本向各軍器製造廠購買軍器，而後像西方各國一樣的武裝起來。這也就是西門爵士和他同僚對於日本侵略政策一籌莫展的原因。結果怎樣呢？他們就不得不放任日本的侵略和違反國聯等舉動。這種荒謬的政策，和一九一四年時好爾惠的一樣，恐將一誤再誤地持久下去吧？

第五個教訓是目前國聯的弱點，是由華盛頓軍縮會議遺傳下來

的。確定美英日間五，五，三·五比例和使日本海軍在東太平洋抬頭的就是那次軍縮會議。關於這點，海軍上將裴勒 (Admiral Ballard) 這樣說：「如欲監視或封鎖一國的海岸，則自己集中在一處的艦隊，必須比單純的防禦力增加一倍，方能有效。因此，現在沒有一個國家能幹封鎖等等的勾當。」這是個很好的實例，證明軍縮會議是無益的，除非關於軍縮的提案附以確切的規定：擔保國聯會員國的安全而使國聯的命令能發生實效。這些事件的成功並不難於實現，只要成立一種完全受國聯統制而足以威脅意圖侵略的國家的國際警察隊就行。

在創設這種制度的時候，一個國際空軍警察隊或許就夠了，因為有人以為如果在香港，新加坡，和其他遠東的軍事要塞駐有國際

空軍警察隊，東京的軍閥或許沒有襲擊中國的膽量。他們這樣的臆斷並非完全沒有見地。根據美國的試驗，空軍確能炸毀任何強大的戰艦。國聯盟約第十六條關於裁制問題，事前沒有準備，又因了英國的反對，迄未採用。軍縮會議到了現階段無疑地已遭了最後的慘敗。當英國讚成採用李頓報告書的時候，而同時又拒絕和其他簽字國討論實行盟約第十六條上所規定的外交，經濟，和財政等款項，這明明英國在侵略者面前承認她自己的無用，對世界暴露她自己的弱點。就這樣看來，軍縮政策非但是不適用，而且真是愚不可及而又予盜賊以機會的舉動。難道英政府還在那裏進行這無謂的政策？趁現在還不算過遲的時候，我們應否把這些教訓銘在心上？侵略政策並非僅日本一國能幹的勾當。國聯在遠東已證實牠是個不足

持者，那末歐洲一旦發生變故，國聯當然也是靠不住的。牠在組織上的缺點至今已表暴無餘。國聯如果沒有國際法庭和國際警察隊，無論那個政府都不能到國聯去執行一星期的職務的。我們給他權，然後牠的命令能有實效。我們給牠實力，然後在我們有事時牠能來保護我們和其他在歐洲守法的國家。有些人以為要適應二十世紀的環境非用奇妙的調解手腕來避免我們失敗的結果不行，這真是自欺欺人的政策。「需要不知法律，」但我們如果不是下愚無用的人，應當認清當前的需要：建立歐洲的法治。

日本的目標

節譯英國「政治季刊」

此篇原題爲The aims of Japan 作者隱名爲Eurasian. 登於本年秋季之The Political Quarterly.

遠東未來事件的疏影，已足使心猿意馬的歐洲，深切地憂抑和紛亂了。因爲預兆卽爲已成的事實。而遠東地位，與當今歐洲的發展，關係密切，所以無論什麼人，要知道西方情形，必定要先切實注意於遠東問題。

據中國國內，一般的推測，日本將於兩年內進攻蘇聯。他首先壓迫中國政府屈受他的要求，並且要中國允許他佔據中部南部各要埠和華北各軍事地爲中立的保證。日本在華北的活動，和其在南京的威脅，不過是預備對俄美宣戰大政策中的初步罷了。

據日本在滿軍事當局計算他們要化十年功夫來恢復原狀。把英國拿三十萬人化三年功夫去改良波爾斯 (Boers) 一件事體看來，日本這個計算，並不為過。中國人深信日本決不能平定若大的中國——比較德法兩國合併起來還大——有三萬萬的人口，大多數是剛毅的農民，他們深刻地飲恨於日本監工者。

西洋的思想，灌輸到日本人的頭腦中，實在已經很久了；現代日本，是人工所造成，由於西洋產業主義接合在封建軍制主義上的結果。

日本的工業，換言之，只能在苦工和重稅上生存。財富的重心，失其平衡——五個大公司操縱全日本的工業。大多數的農民，都負着重債，土地又週轉不過來。農民每年應付債息數目，已超過了

他們每年應收低落的農產價格。在這種情狀之下，過激思想的乘隙而入，那是不足為奇的了。

例如廢除海陸軍部長的特權，刪去國防預算，等等的要求，一天激烈是一天，在在足使日本軍閥危懼他們地位的不穩。中國民族主義傳播於滿洲內外，形勢日熾，也足增加此項恐懼。日本經濟的不景氣，適使大商業仰望法西斯蒂主義行於軍隊中和國內為唯一之拯救手段。總而言之，日本軍隊的攻打滿洲，乃是他們對內緊握已弛的政柄的一種工具罷了。

現在日本軍隊和大商業，都在進退維谷的當兒，若不去，就不能立足，但是回去又是失敗與崩潰。所以他們起初的啓覺和暴動假使一直不受挫折的話，釀成了無底止啓覺和暴動的需要。

日本對於大亞細亞旨趣，決不失檢。他們以爲亞細亞是中日兩國的結合體罷了；一個國家有兵力，一個國家有廣大的土地，衆多的人口，無窮的財源，——拿這理想的聯結物，與歐西在遠東的高權相抵抗，而且這種高權，已經給昇騰的日本所侵蝕了。

現在滿洲的兩合政府，在日本軍事權威之下，指導着向不安不穩存在的一途去了。

一般研究國勢者談，在七八個月裏面，日本國內，難免不發生一種軍事暴動，或在荒木貞夫將軍領袖之下。他辭去陸軍部長後，曾竭他的豐富的才能，和堅強的力量，組成許多愛國會社，如後備隊，職官俱樂部，法西斯蒂團，等合做一大運動，與軍隊有相當的聯絡而且肯做他的後盾，尤其是一般少年軍官。但是無論怎樣事件

發生，對於一九三一年成立的政府制度，總不會有什麼反響的。

他們空空洞洞夢想着，在戰事大勝之後，就可恢復封建的實力，並且制止歐西在遠東經營的一切事業。

具體方面的說法，就是日本努力實現的大陸政策是趨向於屈服中國，及與俄國開戰，併吞西比利亞東部之東海濱及黑龍江等省。他的海軍策略，包括着：要求平等權，在太平洋委任管理島及屬島上建築炮台，非列濱的解除軍備，和保障其獨立，以及新嘉坡的解除軍備。

日俄戰事問題

節譯英國「亞細亞評論」

此篇係倫敦泰晤士報東京訪員Hugh Byas 所著，登於七月份之Asiatic Re-

view 茲將其要點，節譯如下。

依據日滿協定，日本已經就任擔當保護滿洲國的責職。所以軍事上這新國家已不啻變成了日本國的推廣地。

俄國東海濱省凸出於日本海中，讀者大家熟悉這種地理上的危險。情勢內容，永久穩定的原素，似乎極端缺乏，日俄二國，爲了管理東亞荒地的主權上，必露出現代競爭的裂痕。這是國際間的競爭。但是這些國家是給無情的勢力驅使著——日本，向他人烟繁密數島之外的無抵抗地擴張，俄國怒濤洶湧地急奔海口。兩國在已往四十年間的關係，都是這類爭攘的記載。

所以情勢的本身蘊釀着戰事是不能避免的，除非蘇俄開拔出去的新興武力，能夠找到新方法去解決以上的問題。注意——假使東海濱省是陷於危險狀態了，俄國的唯一出路（除非由海道）要到那兒去，是取道於盤繞在滿洲國北方邊界處的蔓延的鐵道。俄國若是受敵了，他內部的穩定或者抵當不住那戰事的震撼。還有他的西方隣居又靠不住。日本是正在軍事狀態中。他的軍隊在滿洲有兩年的戰鬥經驗。要完成他們的武功，並且一勞永逸的奠定東亞，這種動機極明顯。對着這種不祥的背境，所以近來有戰事迫於星火的驚耗，就容易徵信了。

兩國表面上，依舊不動聲色的鎮靜著，俄國蒙洛托夫李維諾夫步騰尼伏洛歇洛夫別羅訖爾從事漸漸增大其挑撥的論調，大概歸責

於日本侵略的計謀，和宣傳俄國防衛的實力。別羅訖爾一月十一日在俄國議會中說：

「我們已經用鋼骨的鎖，把守我們的邊疆，堅強的程度，足夠抵抗尖銳的齒牙……林氏 (Hayashi) 厭惡我們的三百架飛機（在西伯利亞），我不說數量的多寡，不過我要告訴你們，我們必定比日本有得多。恐怕敵人比不上我們的唐克車和空軍哩……」

叫喊也是一種防禦的方法。通告世界各國日本軍隊設法攘奪東海濱省。俄國必定可以得到輿論的贊助。假使戰端一開，公論將要歸咎於日本。

俄國對戰事當然要驚駭，自不待言。不過萬一日本方面突然攻擊俄國的防衛地帶，以致危險的話，俄國也必不肯以弱示人的。日

本許俄國完成那些精密的防禦預備工程，即所以表示這種危險，並不像莫斯科一般急性的旁觀者所揣擬的那樣具體化。

日本軍人或許想把俄國邊衛逼退，使日本海變成日本的一個湖，置日本於盤石之安，時機已經到了。不過從這個慾望到國際鬥爭，是一個大階段。在日本剿匪行動進行期間，或許給俄國藉口，不待政府命令以致發生邊界上不測的衝突，因這項命令，在備戰時已經下了。時機是明明白白的失去了。

第一個懸案，就是把俄國在中東鐵路上的利益，移轉到滿洲國去。現在正在東京談判。日本廣田非正式披露一種蘊釀的提議：俄國日本滿洲國不准集中軍力在各國的邊境。在這個提議裏面，包含着·一個海參威協定的線索。若這些改善國際關係的力量，正在進行

，各國反省的機會就有了。戰爭風雲，在先既能免除，那也須完全
可以免除。

日本凌駕遠東的觀察

摘譯美教授豪潑爾談話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豪潑爾 (Bruce Hopper)，經過三個月亞東之旅行，到過西比利亞「滿洲國」中國日本各處。根據他的觀察力，與他和中外各國官吏以及普通一般市民談話，把他所得的關於遠東方面豐富的經驗，做成功他的考察經過。他曾替上海及亞東各埠報館通訊。以下的意見，是他在莫斯科途中，對記者談的。

在豪氏顯著的印象中有：

- (一) 日本和蘇聯開戰是可能的，但戰端並不迫近。
- (二) 日本鑒於高麗的覆轍，或不要併吞「滿洲國」。但是要助強他的統治權，藉此可以增加日本在滿的高級官員並且膨漲他的鐵路建築事業。
- (三) 英國對於日本在華擴張勢力表面上假意欣愉的態度，引起北

平上海的詫異，因這個政策，結果似乎英國終須最受損失。

先生又謂一般在華有歷久經驗的外僑均信日本爲了要求承認他的在華「特殊利益」而戰爭，終必歸於締結一種中日條約，設置一個日本高級專員在南京，給他特權，例如防止抵制日貨是。現在形勢已經到了這步田地了。像華北的中國官吏，假使日本反對的話，那便就不能夠安於其位了。

日本經濟侵略中國的代表，豪潑爾發見質地優良的日貨，流到中國來數量增加。這項售價，遠比歐美各國的貨價便宜。日本極端留意研究中國市場的需要。他的出品，又能夠適合這四萬萬消費者的胃口。

關於日俄關係，豪潑爾說蘇聯去年冬天的從約束而變爲嚴厲的

態度，引起遠東很深刻的印象，蘇聯和列強關係的改進也這樣。

日俄在最近的將來，似不致於開戰，因為日本要把他的軍隊，完全組成現代化。雖然，日本若是爲了克服共產主義的緣故，那末戰事的爆發，還是說不定的呢。假使工人擾亂得厲害，日本軍事當局，當用高壓手段，或竟逼迫到開戰地步去糾正他。

在蘇維埃方面，西比利亞鐵路雙軌築到多麼遠了，還不能夠曉得。因爲這項工程，分段進行，到如今還沒有完工。據豪潑爾先生說，到黑河對岸那一段，是大部份完成了。

最近蘇聯明令准許給遠東居民以特別的利益。顯而易見是獎勵大部份的移民到那邊去。

結論概括一句話，日本一味繼續擴張勢力，那是不管國聯不國

聯的。日本對於凌駕中國的迷夢，似乎已經不像前幾年那樣的奇怪了。可算是中國自己招殃，因為他顯然沒有能力把四萬萬放任不羈的民衆團結成功一個社會化教育化的國家，除非經過長時期的陶鑄。

一般旅華外僑看來，一個或數個國家，不用實力，而能影響在遙遠的地界中所發生之事故，這已不可能了。何況現在沒有一點實力可用啊。

菲列濱似棋局裏的一個「卒」

節譯「太平洋季刊」

這篇是節譯英人徵脫 (Sir Frederick Whyte, K. C. S. I.) 原著。載太平洋 (Pacific Affairs) 季刊第七卷第二期。由火諾魯魯太平洋國際學會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主編。

現在世界各國，正對着一種生死關頭的決擇——就是世界各國的聯結，還是像羅馬帝國那樣來用暴力去征服呢？還是把現今在世界地圖上有位置的六七十個完全自治國家，一齊自動合作，樂觀地替代那用強暴征服的統一。

論到滿洲，無論在現在或將來，總不能夠適應日本急切的需要。牠的物產，或許還可以敷衍。但是日本必將發見，或許已經懷疑着，滿洲不能夠做一個市場，又不能夠做日常必需品的策源地，又

不能够做日本移民的住家區。當這個消息傳播到日本人心裏的時候，他們對於侵略別地方的念頭，也就一併灰心了。

讀者千萬別把滿洲問題當做世界上可以忽視的單獨問題看待。

譬如着棋，日本的一隻象在亞洲東北角的方塊裏走出來。還計劃着格外野心的行動。那對方的棋友，似乎正在預備犧牲附近一個「卒」。這個「卒」，就是菲列濱。對方的棋友，就是美國。

假使美國人不迅速去保證給菲列濱人民一個合理的機會去解決他們的自治問題，日本將要大肆活動決定菲列濱的命運了。然則美國將禁止日本的干涉嗎？如果要禁止，當在什麼階段呢？假如日本干涉起來，我們立刻可看見日本把東三省轉變為滿洲國故技，重演在菲列濱了。然則美國在什麼階段上動作呢？如動作時，美國是

不是預備用武力來抵抗呢？

這種趨勢，據目前事實看來，是不能避免的結果。而且別的國家當然要注意的。英國要守候着，荷蘭要膽寒着，澳洲要重振旗鼓，新西蘭要用全力說服英國去更加活躍地參預太平洋事件。

假使英國不打仗去替日本訂一種新協約保障英國在東亞的利益。我看這新協約只能做一時的抵押品。然而抵押品比市價低靠得住麼？日本料到英國只從軟化方面決擇，不用武力去解決。又把美國也和英國一般地輕視着。於是乎全體東亞人民都覺得西洋各國的哀殆，歸結到西洋各國好像把他們在東亞的責任在那兒清理賬目了。

美國深信，凡屬共和國民，對着困難的國外責任，總覺得畏縮不前的。還把這種思潮，去得着全世界的響應。而日本一類的國家

，總把武力做他們的公理。以爲武力既能夠戰勝滿洲，那就能夠戰勝較大的別國。所以軍人觀念的政治，要得到一個新認可了。所謂侵略萬能的可怕手段，對於歐洲，也不會遺漏不用的。況且歐洲現在已經蒙到了極惡的影響哩。

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條約，若不撕毀但也爲了日本那種舉動，都是要暫停，不能行使的。不過那些條約落到這樣沒有信用，並非軍單由於日本在滿的軍獨行動沒有人去糾正他，實在還由於英美二國沒有能夠及時合作，保存該條約的原來的意思罷。

中日邦交之美國觀察

節譯日本英文「現代日本」

這篇著者是美國人通森特 (Ralph Townsend)。原文載在「現代日本」(Contemporary Japan) 第三卷第一號，日本外交協會主編。作者與我國感情頗惡，文內詆毀我國的話很多，亦可知日人宣傳工作的一班。

世界上沒有那一國再比美國更加厭戰的。歐戰時候，美國派兵到歐洲去，是爲着德國冒犯了理想上的自由主義而去的。那曉得竟上了交戰國的大當。各交戰國等危險一過，立刻就非笑美國起來。美國有許多製造家金融家趁着歐戰，是發了大財。但是人民全體，確沒有蒙着利益。

西洋各國的全部國際間的倫理組織，已經在近年記錄上黯然記

下。如外交的狡詭，條約的拋棄，種族的壓迫，專制的苛政等，已經表現在一種說不出的醒悟中。那些讚美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葉的逐漸進化的人們，對於現在所謂西洋文化，極端疾惡。

所以難怪美國人懷疑着日本，因為大家深信日本在亞洲的勝利，並不是最後的目標。不過是一種大舉動的準備罷了。這個大舉動就是攻打美國。

美國人裏面，反對日本不尊重中國的土地完整的人數極為稀少。略有些人大抵因為和中國人的感情作用，所以幫忙。現在這感情已經銳減，因為寫實派的作者如勃蘭特（J. O. P. Bland）格而盤脫（Rodney Gilbert）使美國人格外熟悉中國了。還有霍拔脫夫人（Mrs. Alice Tisdale Hobart）所作的「中國燈中油」（Oil for the Lamps of China）

也同樣的糾正了不少對中國過份的誇獎。

不。美國決不去幫助中國抵抗日本。第一，上面說過了，美國看到中國是不配得人家幫忙的。美國化費一萬萬元替中國造校舍建醫院購器具，還有辦理慈善事業的經常費尙不在內。其結果，中國人把美國慈善事業工作人員做了官場愚弄的中心，由官場宣傳而使美國教士受生命的損失。十九世紀末葉美國用了極大的力量去保護中國，不給列強瓜分。我們又借給鉅款與中國。其結果，美國人反而給中國人看待得還比別的國家格外輕藐些。美國新聞界要想把這項實情說出來，又給中國政府禁止了。現在美國上下漸漸曉得以上實情了，所以對於中國的同情減少了。換一句話說，對於日本的惡感，也減少了。

大家承認美國的特性是扶助不幸者的。不過從前幫古巴拉西班牙，後來助法比諸國抗德國，現今古巴比法諸國是不理我們了。我們受了這個教訓。假使不是這重教訓活躍在腦海的說法，一九三一年的時候美國要更加幫忙中國些呢。我們對待中國的感情實在太薄弱，所以不會使我們反對日本。以後更要薄弱下去。當美國人對於中國的土地完整在那兒着急的時候，而中國領袖情願爲小利而放棄，豈不是太滑稽麼？中國民衆，對於治國者爲誰，好像膜不相關，我們要問那些要我們援助中國愛國志士究在那裏？這就是狂叫的學生團體罷。記錄上告訴我們這學生團體是不贊成人家干預中國的事。我們千萬不要錯誤，盲目地去援助中國。想到這裏，叫我們不幫忙的意志格外堅決。因爲這團體是對待美國最兇暴的團體。這種

事件，在歷史上恐怕沒有同樣的罷。

經濟上考慮起來，又不足以使我們反對日本在亞洲的地位。我們的出口貿易約如下表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一年

中國

五六〇〇萬元

九八〇〇萬元

日本

一三四〇〇萬元

一五六〇〇萬元

論者總當做戰爭包含着經濟衝突，經濟競爭足以激起各種事端。其實他們是沒有歷史背景的。例如英美二國在世界上久已成爲貿易上的競爭者，但是全世界的美國人對待英國人是極友誼相待的。

日本詫異着爲什麼正在大家厭戰不願招忌的時候，美國偏要增強海軍。一部份的解釋，是被日本的野心所激起，需要一個實力充

足的海軍防衛。美國習見的問題——海軍實在殘廢不堪，必定要立刻整理。還有失業的民衆太多急急需要工作。

總而言之，假使日本能夠做一件豐功偉烈的事業。把法律治安機會給三千萬滿洲國民，這樣人道的利益準能夠平息美國一般評論家對於日本在滿洲軍事行動的誹議了。

列強在華北的投資

節譯日本「經濟往來」

（此篇著者爲日人大村達夫，原文甚長，載於八月份之「經濟往來」雜誌。南京之「時代公論」曾將此篇完全譯出，讀者如欲觀全豹，請閱該刊第三卷第二十三號。）

借款·鐵道·鑛山

如果以列強在華北的勢力的概要來看，傳統的老大英國是盤據着北甯、開灤、平津一帶；新進的美國在平津青島一帶也有相當的勢力，并向着所謂的西北加強發展。法比的二三鐵路深入山西內地。最後，日本在一切國家之上維持非常的優勢，最近極惹人注目的就是青島與平津的勢力益形發展。

殖民地化的中國，各國均要求以之作爲販賣、原料、與投資的市場，因此，以借款爲條件而獨佔那些要求，以期獲得特殊的權利與間接投資的形態。尤其是關於支配殖民地中樞鐵道與最主要原料的鑛山業借款確爲普遍。其數額若以全國數字來說，當以英日爲最多。據日本報紙的估計實達七億以上。在數字中最有糾紛性的就是「西原借款」，這

一億五千萬元以上的借款，是以西原一個人名義而借與的，此則爲「二十一條」所要求的物質基礎。列強資本與中國幼稚資本之間也存在着不斷的糾紛，華盛頓會議後，實質上那種糾紛的存在極爲暗昧，後來便在不知不覺中葬送在四國借款之中。但在最近日本資本取攻勢期中，爲了「滿洲國」的獨立，與華北的安定，而確立四國借款團與「西原借款」的呼聲甚囂塵上。因爲此種借款純係政治借款，故在政治上是有巨大影響的事。

由此引出來的諸關係，依據中國最近的統計，華北鐵路借款額比較如下（天津大公報）：（單位元）

	借款額	百分率
日本	八九、五二一、〇八八	二四・九
英國	六一、一一三、一五八	一七・〇
德國	七八、三三三、七五二	二一・七
比利時	七八、三五一、七四五	二一・七
荷蘭	三七、三一七、三九八	一〇・四

法國

一五、五〇〇、〇〇〇

四・三

美國

總計

三六〇、一三七、一四一

一〇〇、〇

註：在中國方面，把「普遍借款」并入「西原借款」關係中。

比利時，荷蘭等國的資本額固然很大，但主要的均與英國結合着，故其結果均在英國勢力之下。因此，英國對於華北鐵路的支配力在數字上，也就表現得更強大。

現在，由於借款而發生的鐵道與鑛山採掘權，就主要國方面來看吧。

與英國有關係的鐵路，係以平津為中心，一方面以北甯路經開灤煤礦而通滿洲，他方面以津浦路（英德合資）而達揚子江。又一方面對於連結北平與漢口的平漢路，亦與比、法、日等國共同與以多數的借款。再者，通河南省焦作鎮炭坑的道清鐵路也是英國借款。

鑛山採掘權附上上述鐵道上的有已知埋藏量五億噸居中國第一（撫順第二）的開灤煤礦，與前面所說的焦作鎮煤礦，據稱炭質良好埋藏量有三億四千餘噸。後者為有名的

「福公司」所經營，資本百二十餘萬磅，曾因反英運動一時事業陷於停止狀態，但自一九三二年以來又形復活。此外，英國尚有河北省門頭溝炭坑採掘權。最近，長城炭坑（多半在長城附近，大概不屬於「滿洲國」）與英國資本家之間擬有某種合併計劃的傳說，但其真偽不明。

法國借款亦深入華北。除平漢線外，正太路已於一九三二年三月期滿，同時本息亦均償清，但同成路借墊金仍由正太路負擔。此所謂同成鐵路（長一、七六〇里）是縱橫山西省，北接平綏，南連隴海，而可以遠達成都，為建此路而與法比兩國，成立二億五千萬法郎的借款，且已交付十分之一。同蒲路（即同成路之一部，由大同到蒲城間。）為了建設此路，一九三二年六月法國與鐵道部間成立一個協定。據最近消息，太原與介休間定於本年七月一日開車。

自美國參與後，於是問題愈益複雜化。中國已建築之平綏路的借款關係如下，此即日美關係的交錯（一九三二年中國交通雜誌）：

未付資本

未付利息

東亞興業公司
第一次借款

二、二一〇、〇〇〇 四、〇〇四、五八三 六、二一四、五八三

第二次借款

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七二九、三一六 七、七二九、三一六

門延線借款

三一〇、〇〇〇 二二三三、二八二 五三三、二八二

證券借款

一、八四五、五〇〇 二、九〇五、七九六

三井洋行機關
車借款

七、二九二、二〇〇

三井洋行枕木
第一次借款

五九八、五〇〇

第二次借款

二、一七一、三〇〇

美國機關車公
司借款

二、八二一、六〇〇

美國鐵公司
奈泉借款

一、二七三、二八〇

泰康洋行美貨
車借款

三、四八七、一七三

關於這一點，日本最初本佔優勢，去年十一月，日美關於債務償還的方法終以單獨

契約的方式而簽字了。這豈不是眼看着美國資本之發展麼？去年五月首先與東亞興業公司談判借款整理，這也算是日本勢力進入華北以來的一種收穫。

據聞今年平綏路，日復一日地以新材料改變其舊面目。再者，盛傳石西鐵路（石家莊——西安）借款業已成立。以西北的石油，河北省柳江煤鐵及某鐵路作為擔保向美國借款來建設，今年宋子文提案傳與「西北建設借款」有某種關係，然其真相不明。

然而美國最大進出為航空路，最近的對立正因航空路而尖銳化。中美合辦的中國航空公司連結了北平與上海。尤其是連結上海與西北的歐亞航空公司，也漸漸地移入美國資本的掌握中，這是大可注意的事情。此航空路從上海通南京、洛陽、西安、蘭州、哈密、迪化、而達塔城（新疆地域）。計有滬新線（長四、〇五〇杆），平洛支線（北平——洛陽，長七〇〇杆），滬滿線（上海——滿洲里，目下停止中。）及目前正在計劃中的滬庫線（上海——庫倫間）。關於這一點，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華北交涉中包含有航空路的問題。

日本資本的根基，是在以上所述的平綏路與青島作為中心的鐵道上。歐戰時被日軍

占領的膠濟路，曾以四千萬的代價而交還與中國。此鐵路與北寧路並進，在商業上是最有利的一條鐵路。據一九三四年一月天津大公報的報告，謂半年之間所獲淨利有三百餘萬元。

附着在膠濟路上的高徐、濟順二路，曾包含在「二十一條」的要求中，是西原借款的擔保品。這幾條山東鐵路，對於中國大局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均有重大的意義。因為兩者切斷津浦線與平漢線的，一方面建正太路而達太原，他方面以隴海線將西安一帶結於青島。

再者因「滿洲國」之獨立，北寧路的關外線被「滿洲國」收為國有，由「滿洲國」鐵道部委任人去經營，但日「滿」兩國的進出在其他方面正受着英美兩國的牽制，平綏路與北甯路果連絡起來，則通此二線而遠達蒙古內地是容易的事情。關於日「滿」兩國這種一貫的路線以強固華北市場聯絡而最為有利。尤其在平綏路舊債正在整理的時候，更為強烈的感覺着。如此則與山東諸鐵路一樣可以包圍華北，向南北展開二線而發現新的直隸。（津浦·平漢兩路當有其他三井·正金的借款）

又日本礦山探掘權，一直到現在仍集中於這兩條鐵路的沿線。即，一方面擁有山東省金嶺鎮鐵山，南定（大倉組）淄川（魯大公司），博山（博東公司、三菱），章邱（鑛業公司、三菱等），坊子（魯大公司）等石炭探掘權，同時他方面又擁有山西大同（同寶鑛股份有限公司三百萬圓）孝義縣石炭，河北省楊家屯（中日合辦）等平綏沿線諸坑的探掘權，并有察哈爾省化縣龍煙鐵鑛（三菱借款），河北省豐煤鑛公司（由大倉組借款百五十萬元）等買鑛權（括弧內所指的經營公司同時表示借款關係）。

魯大公司有資本一千萬圓，最近由於華北交涉的好轉而回復八成分紅，昭和三年以來就未分紅的山東鑛業以魯大公司的甦生而復活分紅（東京日日新聞六月十四日載）是最近以來的一個很好的消息。

事業投資及其性質

列強在華北的事業投資與對於鐵道礦山的權利是互為聯繫的。英國投資多數在天津，美國數額雖小可是在天津青島都有一點，而日本則壓倒一切，特別集中事業投資於青島。

英國除開灤煤礦與向秦皇島投資外，在天津尚擁有資本一百萬兩的英國電燈公司與擁資五百萬的和記洋行底屠宰場及濟安自來水（水道）公司（資本三百萬兩）以及其他巨大輸出業如棉花。獸皮等壓榨工場與亞細亞石油房等等。其在青島投資則不過七百萬元。

美國資本則以濟南為根據，計有斯探達泉（譯音）與德士古（譯音）等油房與其他精油販賣事業。

日本在華北的事業投資，又是一件最惹人注目的事。一九二九年第三次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發表日本在華北主要貿易隔絕必難持久。而華南方面的特產豆油類妨礙二重課稅的地方很多。目前的急務，就是如何去調整的問題。因此，稅關設置，通郵，通車就成為有效的東西。

再就輸出——原料市場來看，華北最重要的原料除上述鑛山外，即為棉花與內地的羊毛之類，青島棉花幾乎全部輸到日本，即在天津賣與日本的也在八〇%左右。次表就是天津港棉花輸出的狀況。（單位海關兩）

年次
 天津棉花
 輸出總額
 輸出總額
 的比率
 對日本輸
 出總額
 輸出總額
 的比率
 棉花輸
 出比率

一九元	一九・四九・〇八	三三・六	一五・二五二・七四	一八・四九	六・六
一九三〇	三三・九〇一・八〇	一元・〇	一八・五八・四八	三三・五	八五・七
一九三一	二四・三三・七四	二七・三	三・五一・〇五	二四・三	八九・〇三
一九三二	一九・五六・五〇	三〇・三	九・九五・七三		
一九三三	一九・八〇・九七	三三・元	一三・二九・三三	一四・六	六・六

(註：這是從三月到十二月十個月的統計)

棉花輸出之有減少的傾向，是因為連年殖民地之恐慌。對日輸出之特別減少，是因爲日本與列強棉業競爭之下本質低劣的華北棉花難堪使用的原故。并且毫無疑義的，就是日本根本就沒有使用華北棉花之必要。反之，日本從經濟的軍事的觀點來看，愈感覺外力之迫促，對於華北棉花愈有新的關懷了。如果朝鮮「滿洲」棉花的栽培的希望愈少

，對於華北棉花的需要愈大。因此日本資本在華北早就打算從事於棉花的栽培與改良的試驗。如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年）三菱公司商事部在石家莊一帶之試驗美國種與三井物產部在御河一帶之試栽美國種是。同時在山西民國八年也有同都市的投資額如次（單位圓）：

	投資額	不動產	民團支出	合計
北平	七·一六·〇〇〇			七·一六·〇〇〇
天津	一五·〇八·三三五	一九·三四·九五〇	一·五一·八二五	三五·九三·〇〇〇
青島	九〇·六三·八四〇	四·四五·〇〇〇	四六·一六〇	一三九·二四·〇〇〇
合計	一三三·九三〇·〇六五	六七·八三·九五〇	二·〇九·九八五	二〇三·八六·〇〇〇

（註：包含不動產）

由此一見而知日本的事情投資是集中於青島。四月二十八日上海每日新聞計算，加入膠濟路借款四千圓，日本在山東各市的投資為一億九千七百六十萬圓。其中在青島有坐地三千萬圓，建築物四千萬圓，其他不動產七千萬圓。濰縣礦山及工業一千萬圓。又

據其他統計，紡織爲五千萬元，公司商店一千萬元，其他工業（多半與內地大公司沒有關係）百五十萬元，其中紡織公司佔絕對優勢。其公司名稱爲內外棉、大康、隆興、富士、鐘淵、寶來等六社，全錘數超過三十二萬，織機數達三千五百架。最近增加的生產額如下（單位細）：

生產額

一九三〇	一八〇、六七二
一九三一	一七九、二九九
一九三二	二〇六、九一八
一九三三	二一七、一三一

又最近新設及增設計劃如次：

錘數

大康	（增設）	三〇、〇〇〇
上海紡	（新設）	五〇、〇〇〇

豐田

(新設)

四〇、〇〇〇

仁豐

(新設)

一、二〇〇

成道(?)

(增設)

三五、〇〇〇

合計

一六七、〇〇〇

上海紡織不斷地輸入青島，是大可注意的事。至其他在青島方面尙有三井三菱的製油工廠（落花生油）與日本大棉花商分行。以資本一千萬圓開始營業的魯大公司，其礦山投資也多在膠濟路沿線。他如日本啤酒與東拓等也有零星的投資。總而言之，山東與上海共達二億圓的日本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的投入。

以上所述，與天津投資相比較，其意趣當更不同。天津惟其作爲貿易港所以很重要，因此投資於天津的資本多與貿易有關係。然而其中關於處理棉織物的商品，約佔百分之五十以上。那些商品多半是內地（關西）貿易商的分行。因爲這樣，所以汽船公司的分行全部集中於天津；因爲這樣，所以天津商人與青島資本間對於華北政策，即使意見相違而其合作的距離尙遠，因此負有開發華北使命的「華北協會」支部希望在山東由天

津成立支部，到現在還是寥然無聞。

所謂華北懸案的內容

列強在華北的勢力關係已如上述，日本在這樣複雜的諸關係中，不能不確立中日統制經濟。因此華北交涉遂成爲永遠的懸案。關於所謂華北懸案的內容不易精確地知道。可供參考的，是一張理解華北懸案內容的中國報紙，其內容如次（天津益世報五月十八日）：

華北懸案內容概要

（1）滿鐵關內進出政策之確立

- 一、北寧路全線通車。
- 二、平綏路借款的整理。
- 三、北寧、平綏、滿鐵三線聯絡問題（參照滿洲日報）。

（2）航空路與航空聯絡協定

- 一、大連——天津——濟南——青島線。

二、長春——北平線（黃郛談話）。

（3）華北與「滿洲國」通郵。

（4）非戰區域稅關設置問題。

（5）對於華北鐵路的投資權。

一、高徐線 高密——徐州（二十一條的要求）。

二、濟順線 濟南——順德（二十一條的要求）。（即膠濟路延長線）

三、平熱線 北平——古北口。

四、平綏線延長線，平綏線的終點——庫倫。

五、滄石沽線 石家莊——滄州——大沽。

（6）對於華北事業的投資權（包含技術問題）

一、華北金融機關的設立。

二、對於華北鐵山的投資權。

三、華北棉花的改良獎勵權（技術）。

四、華北綿羊改良獎勵權（技術）。

（參照「華北協會」議程）。

「青島」與「天津」

日本的進道，像「十」字形，與包圍華北而向南北展開的二鐵路政策與青島的重視不稍變動。在這種種意義上雖然如此，可是在歷來關係上說，進出青島較之英美根深蒂固的平津容易而最有效果。

東方旅行社直達列車已通行北寧線，可是英國利益在全中國仍然鞏固；因此，今後外交交涉益感棘手。即是說，英美二國覬覦前方，對於日本委實是一種禁樹。

但是，最近華北的情勢，在中國經濟本身，果有如何的影響呢？這個問題，自然又是另一問題了。

與新設的擴張的山東紡織相比較，在天津六大紡織中，到三月底已有三廠休業，其餘三廠亦奄奄一息，於是形成躍進的青島與瀕於破滅的天津相對立，此種對立，恐怕終久要成爲最大的對立吧！

本會會務 (二十三年九月)

一、理事會決議案

本會第三十次理事會，曾於本月九日在銀行俱樂部舉行，討論各項會務，決議下列各案：

(一) 本會擬辦英文季刊一種，推曹雲祥，黎照寰，楊光性，屠楚漁，爲籌備委員。

(二) 請黎照寰，桂中樞，楊光性，董顯光，高謹軒，鄺耀坤，夏晉麟，李炳瑞，何炳松，刁德仁，屠楚漁，爲出版組組員。

(三) 各團體公宴比國專使強森，推胡筠秋，黎照寰，劉湛思，曹雲祥，陳立廷，爲出席代表。

(四) 組織宣傳組，請楊光性先生爲主任。並請擬具辦法，提交下次理事會討論。

(五) 請本會名譽理事吳市長來會演講本市國際問題。

一一、社交

一、公宴比國專使強森男爵 比國專使強森男爵，來華報聘，本會聯合市商會等四團體，於本月十日中午在銀行俱樂部舉行公宴。本會出席代表前由理事會公推胡筠秋，黎照寰，劉湛恩，曹雲祥，陳立廷五君。嗣因胡君因事未能出席，由幹事屠楚漁君代表。

二、公宴駐法公使顧少川先生 顧公使前在國聯，爲國努力，獲得同情。此次請假回國，民衆團體應有相當表示，藉以慰勞。遂由市商會發起聯合滬上十四團體，舉行公宴，本會亦參加焉。嗣因顧使抵國後，行色匆匆，此項公宴直至本月二十三日晚，始獲在市商會舉行。本會出席代表爲陳立廷，曹雲祥，屠楚

漁三君。席間顧使致極懇切之詞，勉勵國人努力，已詳載各報，茲不贅述。

三、出版

一、本會「通訊」 本會「通訊」，自經上次理事會決議改變編輯方針後，八月份之材料，完全節譯各國雜誌報章中之重要論文，尙希會員諸君，隨時指教爲幸。

二、籌備出版英文季刊 本會第三十次理事會討論出版事務，以各國國際研究機關均有英文刊物，如美國外交研究會之 *Foreign Affairs*、英國國交討論會之 *International Affairs* 日本外交討論會之 *Contemporary Japan*、本會亦擬創辦英文季刊一種。惟茲事體大，遂推定籌備委員，從事籌備，現正在進行中。



四，其他事項

本會屠幹事赴京與外交部及中央宣傳委員會接洽事。本會兩年來之工作，已頗得各界之認識，且爲中央所嘉許，茲爲與中央切實合作起見，特派幹事屠楚漁君晉京接洽。外交部方面，由情報司長李迪俊先生面洽合作事宜。中央宣傳委員會方面，由國際科長江康黎先生接洽。且承江科長之介紹，得與南京國際問題討論會主席馬文煥君中央社彭君及外部李司長諸君暢叙。並對於京滬兩處相類團體之聯絡，及分工合作各節，詳加討論云。



BULLETIN

of the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9 Hongkong Road

SHANGHAI, CHINA

國際問題研究會「通訊」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

(非賣品)

編輯及出版者 國際問題研究會

上海香港路五十九號

電話一八四八九

印刷所

上海競新印書館

上海法租界格洛克路九十四號

電話八〇三五八

